

【臺灣報導文學十家】

大地

阡陌路

陳銘礮◎編選

報導文學是種不斷追尋的良心作業，靠著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知識，才得以實踐並且成長。當我們拿起筆來，走入鄉間、城鎮、廠礦、漁牧……走近身邊的一事一物時，也正是我們從蒙昧無知、受人呵護的狀態中，邁向成熟，邁向責任的最佳經驗——高信疆。

大地阡陌路

——臺灣報導文學十家

陳銘磻 編

業強新刊 002

大地阡陌路

編 者：陳銘礪

發行人：陳春雄

編 輯：蔡美麗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中華路 2 段 163 巷 6 號 2 樓

電 話：(02)3043152 FAX：3043153

郵 撥：0743812-9

聯合發行中心

地 址：台北市溫州街 70 號地下室

電 話：(02)3627550 FAX：3622281

台中分公司

地 址：台中市大連北街 115 號

電 話：(04)2955787 FAX：(04)2932499

承印者：永美印刷公司

定 價：新台幣 160 元整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220 號

1990 年 9 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

博大的田園調查報告

——編序

陳銘礪

當臺灣的社會景況，隨著解嚴、開放以及經濟、產業的變革，產生多面性變化時，人們所能接觸的、所能看見的人事物和新知，已然比過去任何一個年代，要來的深和廣，藝術如是，文學如是，政治亦如是。

雖然，八〇年代的臺灣，在漫天金錢主義的炒作聲裏，激引出更多社會秩序失調問題，文學和圖書出版，不僅進步緩慢，並且陷入一種奇異、陰晦、變數極大的環境裏，然而，我們仍然相信，回歸精神文明仍然是人類未來必然的走向。

單以文學而言，近十年來的臺灣文壇，固然新人輩出，短文蔚為流風，但，許多真心熱愛文學的創作者卻已覺醒到文學除了必須與實際人生相結合，還要與社會需要、經濟變動和政治底層相互大結合。換句話說，文學除了具備有賞心悅目、陶冶心性的功效之外，更需要肩負著導引人性、深入人道主義、引領人心、發掘問題，以及改善民生的高層面使命。

由於報禁開放，加上文化事業的「表面」蓬勃，熱愛文學創作的人口和從事文化生產的人口比率，都比往年要來的過量，這從各報紙副刊主編為新型態的文學創作方式，構思無數五花八門的專題和專欄，可以看出文學的多樣性已在臺灣文壇起了莫大變化。這一方面表示在時代脈動的變遷下，文學的表達，可以是競爭的、多變的、巧思的；另一方面也顯示文學必須深根於人心，

格外需要尊重人道精神，必須和不斷變化的社會一起進步，一起關懷更多數的人。

自民國六十四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以及現實生活真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式。」推動「報導文學」後，這種「關懷臺灣，心繫中國」活的文學，不斷交替湧現。聯合報副刊、綜合月刊、書評書目、愛書人雜誌、皇冠雜誌、臺灣時報副刊、人間雜誌等都大力倡導這項新型態寫作的文學。戲劇問題、民俗曲藝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礦工漁民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社會現象問題、政治發展問題，也在這期間，紛紛被報導文學工作者提出來討論；而一批批在「時報報導文學獎」中脫穎而出的文學新秀更意識到，關懷斯地斯民的生活和臺灣前途是迫切需要的，於是，「報導文學」一時間成為文壇的熱門話題。

被文學評論家何欣先生喻為「報導文學保姆」的高信疆先生，在他一篇名為「永恆與博大」的文章裏，彰顯出他對年輕人從事這項文學創作的特色，他說：「選擇報導文學，正是一個年輕人接觸人生真實的、具有反哺意義的事業。報導文學是種不斷追尋的良心作業，靠著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知識，才得以實踐並且成長。當我們拿起筆來，走入鄉間、城鎮、廠礦、漁牧……走近身邊的一事一物時，也正是我們從蒙昧無知、受人呵護的狀態中，邁向成熟、邁向責任的最佳經驗。」

高信疆先生強調「報導文學是一種學習與教育的歷程」，他認為：「特別在西洋或東洋文化的大量感染之下，在經歷了種種超現實的、存在的、虛無晦澀的風潮之後，也該落實到自身的環境裏，正面的、肯定的做些事了。因而報導文學被倡導了出來。近年來生活景觀的大幅度轉變，

新生的事物紛紛湧出，舊的文物也漸漸隱退，更加快了它的步履，加多了它的姿彩。」即便在連續五屆的「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的鼓舞和策勵之下，更多原本僅從事散文、小說創作的文學作家，將筆鋒折轉向關懷人性與土地的報導文學的耕耘上，林清玄、古蒙仁、李利國、陳銘礪、陳正毅、馬以工、心岱、韓韓、王鎮華、翁臺生、邱坤良、徐仁修、陳煌、林元輝、張曉風、尤增輝、楊憲宏、眭澔平、劉還月等等都相繼加入這項著重田園調查報告的文學創作。

「報導文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創作文體？雖然曾經在多次的座談會和一些學者專述中，一再被提出討論，然而，對積極以報導文體為創作主題的年輕創作者而言，必須用何種理論去詮釋它的原始精義，顯然不是絕頂要緊的事了，或許報業名人荊溪人先生在他一篇題為「泛論報導文學」中特別提示的：「報導文學是以新聞的體裁，運用文字的技巧，作有目的、有系列、有結論的報導，以補充新聞的不足，引導讀者，增進閱讀興趣的一種新聞寫作。」更能傳達扼要的概念給有心加入報導文學創作的年輕朋友。

報導文學發展過程中，除高信疆、陳映真、阿盛等文壇先進極力推動外，自柏楊先生的《異域》成為暢銷書，以至李利國的《紅毛城遺事》、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陳銘礪的《賣血人》、馬以工和韓韓合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與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等都能提出深刻的問題，予以深度報導，然，所謂報導文學的光明面與黑暗面，甚而它所標榜的社會道德責任，於焉被不少知識分子予以嚴厲的批判；這同時，大陸「復旦大學出版社」和「湖南文藝出版社」接續出版了《中國優秀報告文學》、《臺灣報告文學選》共三冊，選載曾經在臺發表並造成「震撼」的作品後，更加讓人關注到報導文學報導層面的實質問題。

這三冊選載臺灣報導文學作品的書冊，共計包含王拓、陳銘礪、古蒙仁、薛不全、張曉風、范情、孔康、黃泌珠、朱恩伶、詹季洋、徐仁修、阿圖、趙淑敏、林海音等十四位作家的十八篇作品，其中仍側重對社會黑暗面報導的創作居多。海峽兩岸文學界對報導文學的意見各有其主張；事實上，關於所謂的「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定義傾向，仍有釐清的必要。

任教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荊溪人先生說：「報導文學的可貴，不僅在做新聞的描述，發揮其輕鬆和興趣，更不可忽略其嚴肅的一面，報導文學的嚴肅一面，就是問題的發掘。」政大教授何欣先生則認為：「報導文學應該是以報導事實，追求事實為其目標。」

而事實的準則和寫作技巧又當如何運用，才能在不失其真又符合文學的趣味性之下，完成「道德責任」呢？那是文學情結上的痛呀！小說家黃春明則說了：「痛，才有知覺，才知道如何去解除痛苦。」他強調好的報導文學作品，可以讓人看到現實生活的反應。黃春明又說：「這也是一種社會調查，這種不必政府花上一毛錢的免費服務，使得政府知道民瘼，我想鼓勵都還來不及呢！」

這些專家都認同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對報導文學的主要目標和創作契機，同時都認為必須將報導精髓，構築在事件的真實面上。

而另一作家尹雪曼先生則持不同意見，他一篇發表於「新文藝月刊」，題名《從報告文學到報導文學》的文章則說：「時下的一些報導文學作品，只是盡力地呈現給讀者一種落後、腐敗、衰亡的黑色形象。因此，今天的報導文學作品，事實上並非報導文學作品，而是一種變相的黑色文學讀物！」

有過一段時間，報導文學體裁的「光明面」或「黑暗面」，在許多演講會、座談會中，被激烈的爭辯著。

我們對在臺灣發展不過十餘年的報導文學，自然不能單以「綜合理性或感性」、「報導加上文學」的簡易說法去詮釋它。報導文學發展至今，它所涵蓋的層面，理當和小說、散文、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一樣，是關懷千千萬萬讀者，是為我們身處的社會更進步、更明朗、更健康；但是，報導文學這種以新聞體裁為報導的寫作方式，涉獵的範圍，似乎比其他文學更能延伸到社會角落的更大多數的問題身上；因而可資擇取的體裁也就更廣、更海闊天空，它，非僅局限於所謂的黑暗面或光明面這等狹隘的念頭而已。

所謂黑暗面，泛指我們生活的社會中，一些不被注意的民生、群眾福祉問題，例如，麻瘋病院的設施、礦工的生命與福利、農人與菜販的利益，以及隱藏在社會許多角落，不為大眾知曉的「問題」；而所謂的光明面，自然是指人性光輝的一面、國家進步的現狀、社會福利的推展成效等幾近歌功誦德的表象或具象的層面等。

文學的效果，無非是激勵人心向上與向善，然而，就報導文學所謂的光明面與黑暗面而言，其關鍵在於從事報導的創作者的概念與行動；例如，寫環境污染問題的公害報導，如果作者以建設性建議，提出公害的嚴重數據，訴諸改善的理性呈現，縱然這種貽害人類生存空間的現象確為社會問題，經由作者翔實報導，讀者讀後深為「駭人聽聞」，那麼，為了現代人或後代子孫的生命安危，這類真實性報導，又何來成為「黑色文學」呢？

呈現或提出，是報導文學的重要信念。

當然，如果作者誇大了環境污染現狀，繼而連帶造成政府的信譽受損，民心受害，這種報導方式徹頭徹尾是不值得提倡；反過來，看看所謂的光明面，設若有人實地報導農村建設的進步景況，如果在他採訪過程，發覺農會有舞弊現象，農產品行銷制度有弊病，但他卻蒙蔽事實，或魚目混珠「一語帶過」，一味鄉愿似地從農舍景觀歌功頌德，那麼，這種無知的欺瞞文學良知的「光明面」報導，又何稱「報導文學」？其光明面也不過僅是一堆「受之於單位御用」的「文化垃圾」，是假象的「白色文學」，對社會進化又有什麼助益？而偏偏我們的許多官方刊物或報章，填滿許多這類文字。

道德與良知，是文學創作的基本知識，報導社會陰暗面，不以建設、改善或喚醒人心為著眼點，勢將污蔑社會，破壞文學本質；報導社會光明面，如若阿諛超過真實，那將使我們的社會陷入不忠不義、虛假無知的境地。

高信疆從《史記》一書體驗到的報導文學精義時，特別強調：「實證的態度」、「參與的熱忱」，以及「承擔的精神」是組合建構《史記》成為不朽之作的重要精神所在。面對報導文學工作者而言，他必須明白，實證的態度是理性的，參與的熱情是感性的，高信疆說：「而承擔的精神連結了這兩者，成為一個優秀的訪員對歷史負責，向永恆承諾的良心事業。」

這是報導文學在臺發展以來最為切題的綱要，高信疆又說：「文學家真正全面性的展開對『報導』的自覺，是在文學已經發展到一個限度，社會達到一個新的轉型時期後。」那麼，目前的臺灣，在它多變的社會面貌底下，所存在的更可因急遽開放而產生的，腳步不順遂導致的治安問題、產業問題、民生問題、海峽兩岸問題等，更需要多數報導文學工作者在關注環保問題之後，

發揮文學勇氣，再次提起寫實信心，拓展報導文學的社會功效。

這本書的編輯理念由來以久，這是民國六十九年我為東大圖書公司編輯《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之後，即形成的觀念，我但願透過這十位當年在報導文學範疇裏辛勤耕種的工作者的作品，能夠讓更多喜歡報導文學，或企希一窺報導文學究竟為何的年輕朋友，理解它的創作理路，或許，所謂「報導文學」的理論，就如同這些創作者常說的，你唯有走著上去，必然可以知曉它創作的根源和靈感、順序、技巧究竟為何了。

我在眾多收藏的當代報導文學作品中，選出本書十位作者的作品，一方面，這些人都有相當深厚的採訪經驗，並且自成一格；另一方面，他們在報導的創作或理論行動上一直持續不斷。我希望藉著他們十位的十篇作品，讓讀者略窺報導文學發展近十五年來的成就之一斑。

作品的轉載與文末的引介，我個人都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去研讀、思考，並經常將這些人的作品與創作理念，拿到救國團復興文藝營「報導文學組」和耕莘文教院寫作班的報導文學課程裏一一介紹。推展報導文學的創作和信念，是我從加入這項文學工作之後，持續許久的態度，這本書的出版，正也是為報導文學在臺發展十五年來的成果做一檢視，並做為新時代的另一次開端。

感謝高信疆先生過去對這項文學所做的種種努力，我在參與之後，適切地從中感悟與發覺，它不僅趣味濃厚，意義深遠，更讓我們對了解事實真相的手法，有莫測的感受。

十位作者的全力支援，也是本書出版的主要原動力，而業強出版社勇於斥資讓我整理、編輯和出版本書，這在臺灣正陷入「低迷的文化出版國度裏」的出版年代，其勇氣和用心，真是可感。

編後附錄大陸學者張德明先生的「臺灣報告文學還序言」，在此一併致謝，這位未曾謀面的

，對報告文學一樣熱中的文藝工作者，「據說」很用心的在為海峽兩岸的報導文學努力著。但願兩地的報導文學都能朝共同目標前進——反映現實，向歷史負責。是為編序。

目錄

陳銘礪／博大的田園調查報告《編序》

3

心岱／大地反撲

1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

19

李利國／加工區女工的世界

61

林清玄／最黑的生命

81

徐仁修／征塵不見海峽水

99

——臺灣兵第七〇師的故事

馬以工／幾番踏出阡陌路

113

陳銘礪／賣血人

155

睦濤平／海峽兩岸年輕的心

185

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

209

楊憲宏／走過傷心地

231

——一個記者在公害現場的觀察筆記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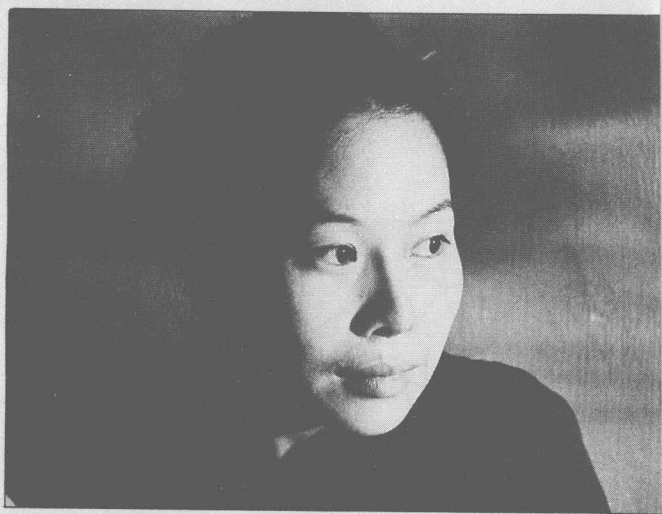
張德明／「臺灣報告文學選」序

253

大地反撲

◎ 心 岱





心 岱

主要報導文學作品有：

《心岱專訪(一)》
《心岱專訪(二)》
《大河的一滴》
《回首大地》
《聚寶盆》
《大地反撲》

本名李碧慧，一九四九年生於彰化鹿港，早年創作小說、散文，一九七六年投入報導文學行列，對本土社會、人文、自然等生態和環境，涉獵頗深，曾獲中國時報第三、四屆報導文學獎，著有：《失所琉璃》、《四季圖》、《花事》、《大地反撲》等三十餘冊，目前任職民生報。

除了順從，我們並不能支配自然

——培根

木麻黃望春風

海洋和陸地接壤處，長滿了生物、植物、這些潮汐漲退的海岸，原是肥沃、生意盎然的自然區，尤其是沙灘，總給人類聯想起度假嬉遊的好去處。

然而，桃園縣沿海地帶所呈現的，卻是一片荒涼，幾近死亡的景觀。

從林口，林口火力發電廠以南，沿岸的道路旁是光禿禿的沙丘，暑夏裏，隨著那捲起沙礫的海風，格外有火毒的酷熱。一條碧藍的水帶鑲著綿延起伏的沙丘外緣，那是美麗的臺灣海峽，可是，對於這裏，大海是不被岸上的人所歌頌，他們認為它沒有同情、沒有律法，它甚至以它的偉大和力量來和人類爭地。

海洋到了岸邊，激盪成波浪，這些波浪的飛濺，把海中的鹽分送入空氣中，形成無敵殺手的海風四處噴灑，人類懷著謹慎的警戒，不眠不休的築造屏障，木麻黃算是人類要和海洋爭奪版圖的長城。現在，這些沙丘上卻是能看見整齊挨次的防風籬，一面爲了固沙以防沙子流失飛揚，一面爲了保護籬下的木麻黃。

這些木麻黃受到了竹籬遮蔽的部分果然生長得還好，但只稍暴露於籬外的，枝葉竟全數焦黃枯死，形成不平衡的生長現象，侏儒一般的躲藏在尺高的竹籬下。

在海湖林務所沙崙工作站負責造林的林站長說：

「過去以三十公分的苗栽下去，一年就可以長三公尺高，現在，怎麼也拉拔它不大。」

林洋港主席曾親往視察，建議將防風籬加高到三米，以保護幼苗的生長。目前，工作站正依指示在進行，但防風籬加高固然可使樹苗受到較多的保護，籬本身吃風力也大，偶一不牢固，即有傾場的危機。

林站長是沙崙本地人，依他的記憶，從前，這沿海一帶的木麻黃，密布得連耕牛跑進去，人要鑽進去找都非常困難。

海湖村七十八歲老農陳隆生也說：

「過去，鄉間道路兩旁都是木麻黃，枝葉相連，大一點的車子都得先撥開枝條才通得過去，隨便田埂邊也有粗如臂抱的木麻黃，躺在樹下好納涼，如今……」

在這些老者心中，木麻黃的雄壯已經成了只能回憶的印象。

木麻黃是最適宜供做防風、定沙、過濾風中鹽分的海岸植物。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三年間陸續自小笠原羣島引進十餘種品種，經試驗後即推廣造林。桃園縣蘆竹、大園、觀音、新屋等四鄉的沿海地區，早年極為荒涼，飛沙走石、草木不生，因而於民國初年編為飛沙防止保安林，面積有二千多公頃。二次大戰末期，遭到日軍的破壞及蔞民濫伐，於是又成為一片荒漠。

光復後，政府在該地區加強造林，慘澹經營，於民國四十四年已全面完成破壞林帶的復舊工作。

如今，再度面臨嚴重的困境了，木麻黃原是粗壯而堅耐的樹種，它遭到了詛咒嗎？何以現在